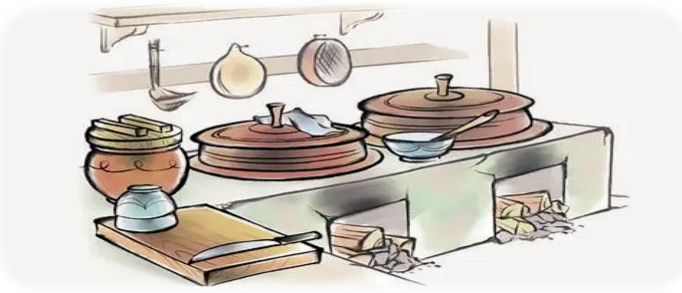

寻味日志

深山食味

文/李　晓

秋天来了,添衣补水。这个季节也适合迈开脚步,去山里接上蒸腾地气。

山里的那些树,吞吐着万吨氧气,把整个大地都浸染成油绿色。一群山鸡在丛林中优雅漫步,它们扑草捉虫,餐风饮露,那是徐哥养的山地跑鸡。

这是我在徐哥发的朋友圈里看到的情景。徐哥对我说,你来山里吧,我给你做柴火鸡。徐哥是那种从未刻意想起,但心里不曾忘记的人。好,我去山里。山里天光,朝我发出一波一波的脉冲。在徐哥居住的山里,有一个巨大山洞,那里放着一本砖头厚的书,我读了一半,放在那儿是让我再去山里时,心无旁骛地读下去。在城里读这样的书,耐心受到干扰,常常是刷着网络,磨磨蹭蹭之中的阅读被切割成碎片化了。

小车穿梭在树丛掩映的蜿蜒山路中,我的肺叶被唤醒了,阔大成植物叶片状,贪婪地呼吸。

徐哥见了我,跟我抬手打招呼,他正抡起斧头劈柴,木屑飞溅,木香漫漫。

在徐哥抬头看我的一瞬间,我见他面色清朗,一双眸子溪水般清亮。以前胖乎乎如弥勒佛的徐哥,这是他从城市来山里居住的第六个年头了。记得从城市启程的那年,徐哥对我说,他把生意都交给儿子打理了,从今以后,他要在山里做一个纯粹的农人。

这些年,徐哥那个木栅栏圈围起来的小院子,也成为我的向往。徐哥在山里养了鸡鸭羊,城里友人去探望,他就杀了鸡鸭好好款待。

去年中秋夜,我去山里度过,一轮皎皎圆月如从天上湖水里淋浴出来,月色洒在群山中,徐哥对我轻声说,你这些年,一直没放弃在文字田园里耕耘,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我对徐哥点了点头,他懂我。

在院坝樟树下,徐哥用绵厚包浆的青石砌了柴火灶,用老鼎罐在上面炖海带鸭、蒸糯米饭,一座山也香了。

那天,徐嫂用自家种的玉米喂鸡,一群咯咯咯叫的鸡,绕着一地金灿灿的玉米欢快啄食。徐哥指着一只鸡冠高耸的公鸡说,今晚就吃它吧。

徐哥杀了鸡,徐嫂把拔了毛的鸡在柴火上熏烤,烧至金黄,皮上有油浸滴出来了,再用山泉水洗净,在菜板上宰成小坨。

柴火灶里,熊熊柴火舔着大铁锅的锅底,徐哥在锅里加了姜蒜、八角、橘皮、豆瓣、料酒、老抽等佐料,把五花肉连同鸡肉一起翻炒,油烟腾腾,香气袅袅。

柴火灶里,一块老木燃烧中,突然噼啪一声响,似是燃得兴奋之中叫出了声。徐哥说,这是一棵上了年月的老槐树木。

记得徐哥对我说过,老树是有魂魄的。徐哥在山里,有时摩挲着从山民那里收来的老家具,恍惚中常感觉自己与那些老木血脉相通了。柴火鸡熟了,我和徐哥徐嫂围坐在大铁锅边吃着。山地跑鸡吃着有些黏嘴,嘴唇四周都是油亮亮的了。吃到中途,徐哥才突然想起说,你该喝一杯啊,我有泡的桑葚酒。

这么好吃的鸡,就来一杯吧。红彤彤的桑葚酒,在杯子里微微荡漾,看上一眼也觉得销魂。我喝一口酒,再吃上一坨鸡,酒香与肉香,在我心中酿成了山里月光。喝到微醺处,一个本地山民提着一竹篮米豆腐来了,上面用青青荷叶盖着,清香扑鼻。那山民说,知道徐哥这里有客人来,特地做了手工米豆腐送来尝一尝。把米豆腐切成小块放入柴火鸡里煮熟,豆腐的清香裹挟了一身肉香,我吃了满满一碗。

夜风吹拂,我和徐哥躺在藤椅上,聊着聊着就沉默了。想起一句话,我们交往很深,可以一同陷入寂静里。我和徐哥一路交往下来,不咸也不淡,若即也若离,已经二十多年了。

深夜被田野里悠扬的蛙鸣唤醒过一次,推开木窗,夜色里的空气,流淌着槐花浓香。在白日,可看见一树一树的槐花胖嘟嘟地垂挂着,徐哥告诉过我,用槐花可做槐花饭、槐花饼。

再睡下,一觉就睡到万丈霞光披在了群山上,天空蓝得似要融化。咂咂嘴,还有昨夜吃的柴火鸡香。

上午,去山洞里找到了那本藏书,鸟鸣声中,我一气读了一百多页。

离开山里时,一声嘹亮的鸡鸣划破碧空,蓝幽幽的天色柔柔荡漾开来,一眼望去,确实像湖水垂挂在天空中。

城市笔记

一起成长

文/张　超

孩子出生在立秋那天,不觉间,已到五岁了。再有一年就是该上学的年纪,呱呱坠地、牙牙学语、蹒跚学步,再到现在如风一般乱跑,从这些触手可及的变化当中,能够真切体察到时光流逝的飞快。孩子长大,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情。

有了孩子后,自己的生活方式,在潜移默化之间悄然发生着改变。去电影院看电影,自然以动画片为主。一部哆啦A梦的剧场版陪着他看一次不够,还要二刷、三刷。每次看到熟悉的段落,依然会咯咯笑个不停;去保利剧院看同名绘本改编的儿童剧,在整体气氛的影响下,他还要强迫我举手示意,站上舞台跟着演员们互动;日常买书,也总是想到童书区看看有没有新出版的绘本,先给他下单买上几本。就是从他出生开始,心里便额外多了一丝惦念。

虽然觉得孩子应该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,各大商场里的游乐场几乎都有充值的会员卡,有些甚至不止充值了一次。但在教育方面,却也不能免俗。孩子刚会说话时,尝试着教他背诵声律启蒙和诗词。三岁学得围棋;四岁接触钢琴;现在又考虑着是否应该报名一门有关体育项目的兴趣班。即使内心并没有过高的期望,可以接受孩子的平庸,但终归还是少了自身的定力和坚持,会被身边家长的意见所裹挟影响。

如今日常与同学朋友之间的交流,没聊几句,话题都会延伸到孩子身上。时常联系的同学,曾以散养自居,对自己的孩子的学习表示乐观,可是当真正成绩出来的那一刻,也会变得不再淡定,吐露出些许焦虑的意味。

虽说离正式上学还有一年的时间,但每每想起,总是会心生焦虑。一直被家人无微不至呵护的他,上学后能否适应新的环境;是否会被因为年龄相对较小,而被同学欺负。我又是否会因为学习和作业问题,让父慈子孝变成鸡飞狗跳。不敢说些什么云淡风轻托大的话,只愿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面对问题能做到见招拆招便是善莫大焉了。随着孩子的逐渐成长,他渐渐会皮,有了挑战反抗的意识。有一天不下棋、不练琴、不认字,甚至不洗漱。只好被迫取出戒尺,朝着他的腿上狠抽了两下。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,终于变得老实,乖乖洗漱后爬上床睡觉。可看到睡着时睫毛上挂着残存的泪珠,心中那股火气瞬间荡然无存。轻轻抚触腿上戒尺留下的两片印迹,懊恼孩子的顽劣、又觉得下手有些过重,一时有点五味杂陈,却又无可奈何。

过了一段时间,父亲送孩子回家,说是孩子在游乐场遇到了家长正在打孩子的一幕时,说“爷爷,有一次爸爸就是这样打我的。”听了父亲的反馈,能做得也只尴尬地笑笑。更感叹未来类似的情况怕是无法避免。能够预见眼见的未来和孩子之间会有诸多的纷争对抗和妥协。可看着他一天天的成长、一天天的变化,也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不谙世事的他会尝试收拾自己的玩具和书桌;模仿着我们像模像样擦着桌子;给出差回来的妻,倒上一杯茶水。类似的生活碎片,是和家人在日常交流时反复提及的话题。手机相册里储存着大量与他有关的瞬间,每每翻看总是不免会心一笑,这些点滴带来的幸福感,是生命里最珍贵的礼物。

孩子,未来的人生道阻且长,慢慢来,我陪着你一起成长。